

1

中东动荡持续，俄西博弈加剧 地缘冲突持续推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

陈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

2024年，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中东两大地区冲突为代表，地缘政治冲突仍是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之源，深刻改变了能源贸易流向，削弱了能源贸易的自由化，加速了全球能源格局重塑。

中东动荡持续，能源安全风险上升

2024年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甚至一度升级，加剧全球油气供应风险。4月，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发动导弹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这是伊朗首次直接袭击以色列境内目标。7月，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暗杀身亡，伊朗表态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10月初，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市场担忧以色列或加大报复力度，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甚至导致战火蔓延至霍尔木兹海峡，引发航运中断。受此影响，10月1日WTI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涨幅超过5.49%，此后国际油价连续多个交易日上涨，创下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标普全球公司副主席丹尼尔·耶金称，市场正处于不稳定时期，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10月，美国宣布追加对伊朗石油和石化领域制裁，包括封锁运输伊朗石油至世界各地的所谓伊朗“幽灵船队”。

11月27日起，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持续在叙西北部等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叙利亚局势急转直下。当地时间12月8日，叙利亚政局突发剧变，反政府武装进入首都大马士革，宣布推翻总统阿萨德政权。叙利亚一夜变天，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东地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举足轻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叙利亚政变后，更多中东大国甚至全球性大国卷入的可能性上升，或牵动中东局势瞬变、冲突大规模升级，大幅冲击该地区油气出口。同时，位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咽喉要道”，连接中东产油国和全球关键市场，每日的石油流通量超过全球供应的1/5。若该海峡遭封锁，则几乎没有替代路线，将导致航运成本大幅攀升、大量供应延误，或迅速推升国际油价至100美元/桶以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此前表示，若中东冲突升级，全球经济将面临几十年来的首次双重能源冲击。

然而，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能源转型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石油市场总体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应对地缘冲突影响的韧性较强。除非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受封锁或“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等重大地缘政治风险，否则中东冲突对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和供应安全的冲击不会太大。世界银行此前预测，即使中东冲突进一步扩大，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油价上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乌克兰危机延宕，两大阵营对抗加剧

乌克兰危机爆发已近3年，2024年西方继续对俄罗斯加码能源制裁，国际能源贸易格局进一步演变。2024年6月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第14轮制裁，禁止在欧盟境内为转运至第三国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LNG）进行重新装载服务，这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中首次针对LNG。12月，欧盟通过对俄罗斯第15轮制裁，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的打击，近期还在酝酿第16轮制裁，或包括对俄罗斯LNG制裁的更广泛措施。11月，美国财政部公布新一轮一揽子对俄罗斯制裁，将俄罗斯第三大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及其他50多家俄罗斯银行列入制裁名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是此前尚未受到西方制裁的俄最大金融机构。12月，美国警告考虑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进一步制裁，同时不排除对相关中国银行实行次级制裁。2025年1月，美国对俄罗斯石油产业祭出迄今为止最严厉制裁，涉及俄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及其数十家子公司，以及180多艘组成所谓“影子舰队”的油轮等，以切断俄罗斯能源收入来源。据彭博汇编数据，2024年前10个月，这两家公司每日海运出口石油约占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总量的30%。英国、日本也紧随美国之后，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措施；七国集团正讨论加强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机制。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单日最高涨幅一度达5%。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亦持续实施反制，宣布将针对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上限的反制措施延长至2025年6月30日。

在两大阵营对抗下，全球能源贸易格局将进一步调整。总体而言，西方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罗斯能源出口，给俄经济带来压力，并构

成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因素。近两年俄罗斯油气收入占其GDP的比重明显下降，显现了美欧制裁的效果。但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仍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涉及能源禁运方面仍十分谨慎，难以与俄罗斯实现真正的“能源脱钩”。事实上，俄罗斯能源仍在以各种形式流入欧洲市场。伦敦证券交易所2024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俄罗斯LNG出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4.7%，至2910万吨，其中超过一半销往欧洲，约为1470万吨。

对欧洲而言，俄罗斯是“搬不走的邻居”，能源需求的切实经济利益成为欧洲永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欧洲联盟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欧洲竞争力未来》报告提出几大经济挑战，其中首要的就是俄罗斯廉价能源的“消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虽然高度强调能源自主，但却被迫自美国大量进口高价LNG，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进口。对美国而言，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在油气市场中的份额和话语权上升。2022年底，美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最大原油供应国。据欧佩克数据，2022—2024年美国石油总产量增长了11%。

俄罗斯油气“东移”“南进”将会继续加速，印度、韩国等将成为俄罗斯能源的重要买家。2024年底，俄罗斯最大原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简称俄油）和印度信实工业集团（简称印度信实）签署协议，自2025年1月起的10年内，俄油将每月向印度信实交付8万~10万吨原油及30万吨燃料油，年供应量相当于全球原油供应量的0.5%，约占俄油海运石油出口量的一半，为两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原油供应协议。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印度能源进口或将更多转向俄罗斯。

在全球激烈动荡变革的环境下，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地缘政治冲突都将是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和格局重塑的最重大因素之一。除了乌克兰危机、

中东地区冲突外，特朗普回归也将给能源市场带来诸多变数，不仅美国能源政策将出现大幅调整，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可能出手干预。其他地区也存在风险点，例如拉美地区委内瑞拉和圭亚那领土争端仍是潜在爆点，非洲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大国干预地区事务增加不安定因素，等等。在此背景下，能

源贸易将更趋政治化、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各国将更加注重保障能源安全、追求能源自主。

收稿日期：2025-01-15

编辑：张梅香

编审：王立敏

2 特朗普开启新任期 全球气候治理及能源转型不确定性上升

王瑞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新政府着手大幅调整拜登政府的气候及能源政策，不仅会对美国自身能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层面造成冲击，也将在国际范围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

将冲击美国气候政策与行动

特朗普新政府对气候变化持全面怀疑态度，从根本上否定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此次特朗普重返白宫，意味着美国当前气候政策与行动将遭遇重大挫折。

一是筹谋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开始不久即宣称，《巴黎协定》为美国带来严重的金融和经济负担，因此“我们将退出《巴黎协定》，但我们将开始进行谈判，看看能否达成

一项公平的协议”^①。2020年11月6日，美国依规定程序正式退出《巴黎协定》。然而，2021年1月20日，拜登就任当天即签署美国重返《巴黎协定》的文件，并提出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新目标，承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50%~52%。2025年特朗普新政府上任，或以发布行政命令或声明的方式，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甚至可能更进一步启动美国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程序，即便出于政治考虑不公开宣布退出，也可能消极以待。

二是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扶助力度。拜登任内先后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形成气候驱动经济发展战略，以实现美国能源绿色转型；加大对清洁能源、气候变化

^①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2017-06-0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